

## 7 討伐張勳

一九一六年六月末，第十六混成旅回到漢中，仍駐軍沔縣，原留駐陝西西安、鳳翔、褒城及沔縣的第一團亦陸續回歸第十六混成旅建制。

不久，馮玉祥又接到段祺瑞的命令，所部調往直隸正定一帶駐防。第十六混成旅的行軍路線最終確定沿漢水而下，經安康、白河、老河口，至湖北之襄樊，再到武漢乘火車，沿京漢路北上，到達目的地。

從沔縣至安康原可乘舟順漢水向東南而下，因漢水



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省督軍張勳

上游水急灘險，不能通大船，僅雇一些小船載運家眷和輜重，部隊只能沿風光綺麗的漢水河谷步行。

安康係陝南重鎮，東南接鄂，號稱「秦頭楚尾」。部隊在安康登船，順流東下。漢水蜿蜒曲折，澄澈幽碧，猶如一條舞動的綠絲帶。船過白河，進入湖北省境之道教聖地——武當山區。兩岸崇山峻嶺，適遇大雨，水勢洶湧，濤聲如雷，船行似箭，不覺便來到襄樊。襄樊位豫、鄂交界，具有重要之戰略地位，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當時的襄樊鎮守使是第九師（黎天才）第一旅旅長張聯升。張後與韓復榘成為忘年之交（張長韓十五歲）。第十六混成旅水陸兼程，七月中旬，終於在漢口棄舟登岸。

漢口地處江漢平原低地，是古代雲夢澤地方，漢水在此匯入長江。韓復榘第一次隨軍來到漢口，時年二十五歲，任連長；第二次是在一九二〇年，也是隨第十六混成旅由湖南到漢口，時二十九歲，任營長；第三次在一九二九年討桂之役，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三路軍總指揮，率六師之眾，軍次武勝關，在漢口謁見蔣介石，時年三十八歲；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被蔣從開封綁架到漢口，殺於武昌，享年四十七歲。

前被馮玉祥派往河南招兵的楊桂堂、劉郁芬、宋哲元等在漢口歸隊，他們招募的四營新兵全被湖北督軍王占元遣散，補充團建制隨之取消。

第十六混成旅在漢口休整數日，改乘火車，沿京漢路北行，在直隸正定下車，駐十餘日，又奉陸軍部命令，開赴京（北京）津（天津）線上的廊坊。八月初，第十六混成旅全部到達廊坊，因營地關係，第一團第一、二兩營駐通州；第二團第一、二兩營駐天津疙疇窪；其餘部隊駐廊坊軍營。韓復榘隨一團二營駐通州。

廊坊位於京津鐵路中點，距北京六十公里。清光緒二十六年，德國軍隊曾在此駐兵，遺有營房，以後這裡便成了駐軍之地。

第十六混成旅從四川回到直隸後，一些原第二十鎮的袍澤紛紛前來投效，如張樹聲、劉驥、陳毓耀、王冠軍、李忻、鄧長耀、乜玉嶺、張振揚等。

第十六混成旅補充團建制被取消後，馮玉祥又派人去冀、魯、豫招兵，孫桐萱、喬立志、榮光興、李益智、過之莊、魯崇義、魏宗晉、張知行、彭國政、李倫祥、李松昆、時同然等都是這時入伍的，其中孫、喬、榮、李嗣後都成為韓復榘的嫡系將領。

孫桐萱、喬立志、榮光興、李益智四位嗣後都是韓復榘系之「四十三團」派核心人物、第三路軍的嫡系大將。

一九一六年八月，保定軍校第二期畢業生趙璞（步科，後任孫連仲參謀長）、甄紀印（步科）、左樾（步科，後任鄭金聲參謀長）、于嘉培（炮科，後任蔣鴻遇、劉郁芬參謀長）、虞典書（輜重科，後任西北邊防督署參謀處長）等被分配到第十六混成旅。

第十六混成旅駐蹕廊坊期間，最初的八個月相對比較平靜，馮玉祥一邊抓緊訓練部隊，一邊整頓、補充隊伍，裁汰軍中老幼病弱者，部隊面貌煥然一新，訓練漸入佳境，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炮兵的火炮增加至二十四門，馮乃擴充炮兵營為團，以宋子揚為團長。

是時，第十六混成旅建制如下：

### 第十六混成旅

旅長 馮玉祥

參謀長 邱山寧

高參 張樹聲

參謀官 吳樹榮、劉驥、李忻

軍法官 薛篤弼

軍械官 鹿鍾麟

軍醫官 鄧長耀

### 第一團

團長 鄒心鏡

團副 劉郁芬

### 第一營

營長 姜琬

營副 孫良誠

第二營

營長 張維璽

第三營

營副 趙席聘  
營長 李鳴鐘

第二團

團長 陳正義

第一營

團副 韓占元  
營長 宋哲元

第二營

營副 閻承烈  
營長 董世祿

第三營

營副 過之綱  
營長 楊紹緒

炮兵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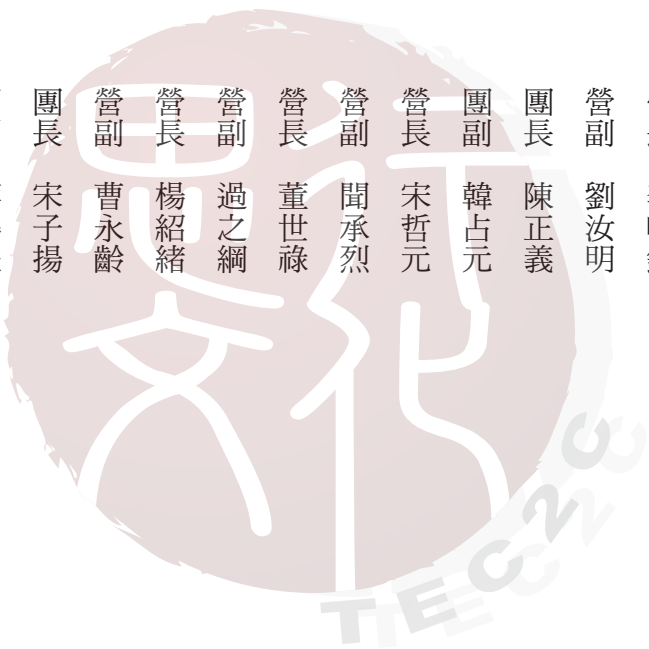
營副 曹永齡  
團長 宋子揚

第一營

團副 蔣鴻遇  
營長 胡慶賡

第二營

營長 張起士



營副 馬春軒

## 第三營

營長 李治富

營副 劉玉珍

## 騎兵營

營長 張之江

營副 李長清

## 機關槍連

連長 許驥雲

## 模範連

連長 韓占元(兼)

因補充團建制被取消，韓復榘由補充團第三營第十一連連長調任第一團(團長鄒心鏡)第二營(營長張維璽)第七連連長。谷良友為一團二營六連連長；石友三為一團一營一連連長；葛金章為一團一營四連連長；陳毓耀為一團三營九連連長；佟麟閣為一團三營十二連連長；王冠軍為二團三營十二連連長；孫連仲為炮團二營連長。此外，聞承烈、劉玉山、張振揚等也先後擔任連長。

楊桂堂被「晾」在一邊，大部分時間住在北京，經常往陸軍部走動，有時去天津。

九月中旬，馮玉祥率韓復榘、孫良誠、張維璽、過之綱、劉汝明、程希賢等赴北京基督教「美以美會」，學習打籃球，由「美以美會」幹事、美國人哥林擔任教練。韓一行學習了籃球規則及

基本動作，幾天後返回部隊，從此每星期日都到北京去學習，回營後再傳授給其他官兵。韓本來就是個「體育迷」，籃球竟成了他的終生愛好，以後在他的部隊裡，籃球是開展最普及的一項運動。每逢部隊舉行籃球比賽，韓必親臨現場觀戰，一時技癢，還要上場小試身手，直到他擔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這個習慣依然保持不變。

一九一七年初，臨近陰曆年。韓復榘自一九一四年四月隨馮部遠征陝、川，已近三年沒回過家。韓所在之軍營位於通州，離其家鄉霸縣很近，他之所以遲遲沒有回鄉探親，皆因平生不喜聚斂財物而阮囊羞澀，身上除一套軍裝外，連一件穿得出去的長棉袍也沒有。在那個時代，外出闖蕩的人，若一身「短打扮」回家，即便是軍裝，也是很沒面子的。一日軍營放假，韓心情鬱悶，在營房蒙頭大睡。馮玉祥的傳令員谷良民見了頓生惻隱之心，慷慨資助韓一百塊大洋，並將自己一件八成新的棉袍借給他。

谷良民曾長期在馮玉祥身邊擔任警衛，馮對其極為信任，加之馮又拜谷母為「乾娘」，始終將谷視為自己家中成員之一，許多家中私事都委託他去處理。直到抗戰軍興，谷官至中將軍長，馮仍呼之「小五兒」（谷在兄弟中排行第五）。

三月，陸軍次長傅良佐以陸軍部名義調第十六混成旅一個團去甘肅。馮玉祥以冀、隴兩地相距甚遠，勢難兼顧，恐軍紀鬆懈，教育退化，請調全旅同往甘肅。傅怒，責馮抗命。

四月一日，陸軍部下令免馮玉祥旅長職，調為第六路巡防營統領，以楊桂堂升任第十六混成



旅旅長。

風雲突變，事出有因：段祺瑞時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是北洋系不爭的領袖。馮玉祥在四川響應雲南護國軍，一度易幟，被北洋軍人視為「背叛團體」，「與南人勾結」而不齒；陸軍次長傅良佐與陸建章夙有嫌怨，馮因內部派系鬥爭受到誅連；馮在川、陝駐軍，作戰時的特立獨行也為某些北洋高層如陳宦等深惡痛絕。

陸軍部調令下達後，第十六混成旅官兵一片譁然，以參謀長邱山寧領銜，電呈府、院，請收回成命；李鳴鐘、宋哲元、張之江等宣稱：將率全體官兵與馮旅長同進退；陸軍部為防不測，派第八師第三團進駐韓家莊監視。四月五日，韓復榘、石友三各率一連士兵由通州兵營趕到豐台，不由分說，先拆毀一段京津鐵路，以阻止陸軍部調兵彈壓。

更有甚者，以韓復榘為首的十二名連級軍官，自動分成若干組，輪流到廊坊車站值守。韓揚言：「哪個混小子敢來廊坊接事，我們就宰了他！」(註一)當時尚住在北京的楊桂堂哪裡敢來廊坊走馬上任！

段祺瑞恐激起兵變，乃請陸建章出面，親赴廊坊任調人。馮玉祥為避「抗命」之嫌，於六日和七日，兩次電催楊桂堂來廊坊接任旅長職，並派參謀長赴京迎接。

馮玉祥離開部隊那天，全旅官佐均到車站送行，哭聲震天。從不感情外露的韓復榘沒有掉淚，

(註一) 《傅瑞瑗口述歷史》。



但卻緊緊地扯住馮的衣角不放。最後，軍官們硬將馮身上的馬褂剝下來（馮那天身著長袍馬褂），撕成碎片，每人各持一幅，以為紀念。

馮玉祥到了正定府，見巡防營腐敗不堪，難以整飭，且事多掣肘，遂請了長假，到北京西郊天臺山「休養」去了。

馮玉祥走後，韓復榘與當初一起在廊坊車站值守的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過之綱、韓占元、聞承烈、李長清、石友三、佟麟閣、葛金章、韓多峰等十二名連級軍官（營副與連長同級，可對調）結拜為把兄弟。這些人都是馮氏之嫡系軍官，又是直接掌控兵權的基層部隊長，他們的結合為馮氏日後重返第十六混成旅做好了鋪墊。

不久，北京政局發生突變。

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國務總理段祺瑞為首的政府內閣力主對德宣戰，提出參戰議案；被以大總統黎元洪為代表的國會否決，所謂「府院之爭」日趨尖銳。段運動各省督軍聯名請黎解散國會；黎反下令免除段職。於是各省督軍大嘩，皖、豫等省宣布獨立，此即所謂「督軍團造反」；黎懼，召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省督軍張勳進京，以調停時局，不料竟「引狼入室」。

六月九日，「辦帥」張勳領「辦子兵」十營計四千三百餘人開進北京，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奉還大政」。七月一日，張擁清廢帝溥儀復辟，改民國紀元為「宣統九年」，去民國五色旗，易以遜清龍旗，一時間，北京四城各色「龍旗」高懸，蔚為大觀。

由於事出倉促，北京城剪了辮子的爺們兒都慌了神，有民諺曰：「留著辮子沒法混，剪了辮子怕張勳（為押韻，「勳」字發去聲）。」「宣統回了朝，禿子要開瓢。」於是，戴假辮子一時風行北京。

是時，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楊桂堂應張勳之召，赴北京「議事」，一團三營營長李鳴鐘乘機邀請鄒心鏡、張之江、劉郁芬、蔣鴻遇、鹿鍾麟、宋哲元、張維璽、過之綱、孫良誠、韓復榘、石友三、劉汝明、閻承烈、佟麟閣、葛金章、程希賢、席液池、韓多峰、李長清等人開會，公決反對復辟，推舉薛篤弼往北京西郊天臺山，敦請馮玉祥出山，重掌第十六混成旅，一致討逆。

七月三日，段祺瑞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在直隸馬廠誓師討張（勳）。段委天津之段芝貴為東路「討逆軍」司令；保定之曹錕為西路「討逆軍」司令；段自領李長泰第八師為中路。

段芝貴雖尊為東路軍司令，手下卻無一兵一卒，經葉恭綽建議，重新起用馮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加入東路「討逆軍」戰鬥序列，美其名曰「借巢引鳳」。

正在天臺山韜光養晦的馮玉祥，一接到段芝貴的邀請，立即下山赴津，途經豐台車站，巧遇前來迎接的薛篤弼。馮沒有立刻隨薛回廊坊，而是先去了天津。馮到天津，先向陸建章請示機宜，然後才去見段芝貴。段委馮重新出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所部加入東路「討逆軍」戰鬥序列。馮又去馬廠，向段祺瑞正式報到。待一切名正言順之後，馮方躊躇滿志地回到天津。

六日，馮玉祥在天津以第十六混成旅全體官兵名義通電討逆。

按「討逆軍」總司令部部署，進攻北京的計畫如下：西路「討逆軍」司令曹錕率所部第三師沿京漢鐵路向北京推進；東路「討逆軍」司令段芝貴率第十六混成旅在京津鐵路以東，中路李長泰第八師在京津鐵路以西，兩路齊頭並進，向北京進軍。

五日，西路軍吳佩孚旅已進至京西盧溝橋。

七日，張勳電令第十六混成旅進攻馬廠段軍，並派兵南下，協助第十六混成旅進攻。楊桂堂在京受張命，擬回廊坊主持第十六混成旅。

第十六混成旅在參謀長邱山寧主持下，拒不執行張勳命令，反在廊坊北五里構築工事，抵禦辮軍南下。楊桂堂在返回廊坊途中，聞全旅正準備迎馮討張，即逃往天津。

八日拂曉，馮玉祥與段系大將曲同豐一起回到廊坊。曲對第十六混成旅官兵說：「你們最喜歡的人來帶你們了！」官兵歡聲雷動。

是時，夏軍前鋒已進至廊坊以西之萬莊。馮旅一部與之接戰，辮軍一觸即潰。馮旅乘勝追擊，夜宿黃村，當晚遭遇狂風暴雨。

九日晨，第十六混成旅與中路李長泰第八師會合豐台。原駐南苑之陳光遠第十二師倒戈，加入「討逆軍」行列。辮軍經永定門縮回北京內，集中在天壇、景山和南池子張勳住宅。從是日起，北京誠已被「討逆軍」四面包圍。

十一日，「討逆軍」總司令部制定攻城計畫：第十六混成旅、第八師、第十二師進攻永定門、

右安門，入城後圍攻天壇；臨時加入「討逆軍」的許蘭洲第一師進攻朝陽門，入城後攻打南池子張宅；西路軍吳佩孚旅進攻廣安門、平則門（阜成門）。

是日深夜，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團第二營（營長張維璽）及第三營（營長李鳴鐘）率先由豐台出發，直薄右安門外。十二日拂曉，谷良友、韓復榘分別率第二營第六、七兩連士兵，首先攀雲梯登上城樓，打開城門，大隊人馬自右安門魚貫而入，旋即占領先農壇，將辮軍一部及員警繳械。與此同時，宋哲元亦率第二團第一營攻破永定門，直趨天壇。是時，陳光遠第十二師亦趕到，與第十六混成旅合力進攻據守天壇之三千辮軍，甫經接觸，天壇守軍便掛起白旗。

此刻，「討逆軍」第一師也由朝陽門攻入城內，直趨東單牌樓及東安市場，逼近南池子張宅；西路「討逆軍」攻進平則門後，一直向北推進到西華門，直指景山。

突然，「討逆軍」炮兵從平則門城樓上發射一顆炮彈，正中南池子張宅，引起一片火光。辮軍在一陣大亂之後，全無鬥志。張勳見大勢已去，便在兩名荷蘭人的保護下，乘汽車遁入荷蘭公使館。

下午三時，全城即告肅清，歷時十二天的復辟鬧劇終於收場。北京光復後，段祺瑞擔心城內軍隊太多，影響治安，乃命令各路人馬一律撤出北京。十三日，第十六混成旅奉命撤回廊坊軍營。

第十六混成旅回師後，段祺瑞派人給馮玉祥送來兩萬元鈔票，權做慰勞。馮派石友三攜此款去北京「永增軍服鋪」購買一百二十枝漢陽造「自來得」（俗稱「駁殼槍」），這是一種仿德國

七點六三毫米毛瑟手槍。從此馮軍成立了「手槍隊」（即馮的衛隊），由韓占元任隊長；谷良民任隊附；梁冠英、高樹勳、張印湘等任班長、趙登禹等為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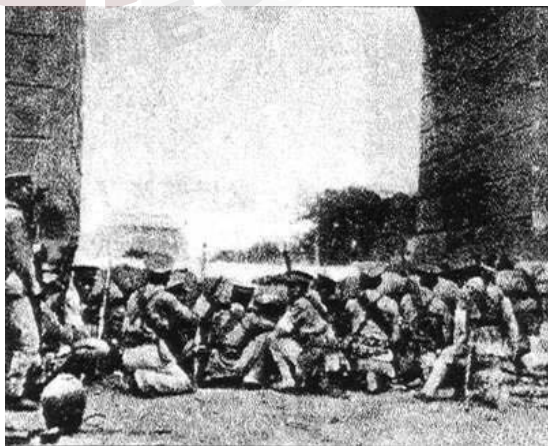
七月中旬，討伐張勳戰事一結束，韓復榘即補授陸軍步兵上尉銜。

第十六混成旅駐軍廊坊期間，馮玉祥的老朋友車震介紹張自忠加入馮部。馮委張中尉「差遣」職。

張自忠（一八九一—一九四〇），字藎忱，山東省臨清縣人，濟南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一九一四年在遼寧新民府，入北洋陸軍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當學兵，該旅旅長為車震。

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的前身就是第二十鎮第三十九協，灤州起義時，車震任第三十九協第七十八標標統，與時任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管帶的馮同在第一十鎮，而且過從甚密。鹿鍾麟時任車的副官。一九一六年，張隨第二十師南下援湘，駐長沙，旋戰敗離職，返回山東臨清原籍。

張自忠與韓復榘同庚，在西北軍中是一位非常有個性的軍人。



討逆軍進攻北京城內張勳「辦軍」。